

是新一代自然寫作的代表作家。2011年，從街頭到書房，投身於反國光石化運動之際，交出長篇小說《複眼人》這部以魔幻寫實之筆書寫而成的，一則關於未來生態環境的末世寓言。其書寫結合了作為一個自然寫作者的社會關懷與實踐，吳明益因此入圍了該年的焦點人物。《複眼人》這本書更開創台灣小說首次透過版權交易，售出英、美、法版權的第一本書。2014年，法文版甫出版便獲得法國島嶼文學獎小說類大獎，英文版則入圍2014年度Typographical翻譯獎。

正當大家認為他是一個自然寫作者之後，恥於重覆重述而不斷開拓書寫新領域的吳明益，在今年推出的新作《浮光》，這本攝影散文集將屬於他的攝影史，從暗房拿出來，結合其散文寫作與攝影作品，從攝影談到生態及社會議題，是以他24年的攝影經驗醞釀出來的作品。他認為攝影和寫作一樣，都是開始於心裡被燃起的一種火焰，然後留住時間的光的一種技術與藝術。2014年，《浮光》入圍第1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和台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。當中，〈美麗世（負片）〉獲102年度九歌文學獎年度散文獎，評審認為其散文具有社會關懷與實踐，直面指出時代問題，開拓散文的格局與可能性。

吳明益把生活、生命和學術結合在一起，認為創作不是磨耗，而是可以持續滋養自己與讀者。他曾形容自己的寫作彷彿是拿著砍刀跑進莽林，無法得之前頭方向的拓荒者，總是不斷拓展書寫荒原，持續寫作火焰的他，接下來的計畫是長篇小說《單車失竊記》、散文集《耗思》，還有一本關於蝴蝶的自然史。

吳晟



圖4 吳晟
照片提供／文訊雜誌社

鄉間子弟鄉間老 《他還年輕》寫晚年心境

2002年，一手拿筆一手拿鋤頭的詩人吳晟（1944-），在自家田地種樹、造林，並以母親名字中的「純」字取名「純園」，希望為後代子孫留下一片純淨樂土。2010年，詩人從書房、從田野走向街頭，以詩發言，號召藝文界串連介入反國光石化環保運動。一路以來殷實地腳踏在土地上的實踐，如果人生是一首詩，一向以實踐為主調的吳晟，腳步不曾停歇。2012年，為了守護家鄉溪州灌溉用水荊仔埤圳，與中科四期展開搶水抗爭。由街頭回到家鄉田園的吳晟，又開始與女兒吳音寧以及家鄉農友組成「溪州尚水友善農產」，推動「水田濕地復育計畫」。

對於吳晟而言，「台灣人、台灣事、台灣景、台灣情」永遠是創作與關懷核心。2014年，先是批判武力鎮壓反服貿學運，並聲援林義雄禁食反核。而其以自然農法復育水田濕地的成果「尚水米」也結穗豐收，同時也帶回來蜻蜓、青蛙、魚蝦與螢火蟲。同時捐贈台灣原生種苗木，推廣家鄉森林墓園。今年也是吳晟母親百歲冥誕，除了在母親大地上的功課外，吳晟在今年出版《守護

母親之河——筆記濁水溪》，為《筆記濁水溪》增訂版，新增他記錄「反中科搶水」的抗爭過程。並推出睽違十四年的最新詩集《他還年輕》，總結他十餘年來的行動與文學，也是今年70歲的他的晚年冥想，自陳也許是最後一冊詩集。

晚年抱持著「我雖已老、他還年輕」的安然心境的吳晟，認為「每一片落葉，輕輕鬆手，都是為了讓位給新生」。今年他與兒子吳志寧攜手合作《野餐》詩歌音樂專輯，以及《只有青春唱不停——吳志寧的音樂、成長與阿爸》兩部作品。吳晟曾把一生比喻成一道「鄉間的小圳溝」，其無聲的實踐，也是如此。安靜地潺緩而流，流過廣袤田野，深深地滲入地底。

尉天驄



圖5 尉天驄
照片提供／文訊雜誌社

在荊棘中探索真理 我們的六〇年代

被稱為「擁有字典般的記憶」的尉天驄（1935-），繼2011年《回首我們的時代》，回望六、七〇年代曾經一起走過文壇的世代作家們，入選該年焦點人物。今年，他出版新作《荊棘中的探索：我的讀書札記》，則

透過一個文學愛好者60年的思學歷程，嘗試回想那個與世代作家一起走過的歲月到底是怎樣的年代。這本前後歷時3年經過重新編纂改寫，三十萬餘字的文學沉思錄，刻寫了身為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，如何用文字在迷惘的年代裡不斷摸索、觀察、思考自己的世界。即將步入80歲的尉天驄，可以說是一部活的戰後台灣文學史，更被視為是照顧迷惘一代的老大哥，這本書是繼1983年得到巫永福評論獎的《民族與鄉土》之後，見證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深刻作品。而身兼作家與學者身分，是政治大學中文系第1屆學生，畢業後在政大任教至退休。今年政大為其舉辦「文學50年·政大60年——尉天驄與戰後台灣文學發展」講座與座談會，同時展出其著作、手稿與影像。回首過往，尉天驄感謝文學路一路相伴的朋友，以及雖然現實生活苦難，但卻不斷激發思考的那個年代。

尉天驄1949年來台，至今寫作不輟，如同他故鄉的驢子一樣始終堅守在自己的文學世界裡，不斷思考、不斷反芻。他始終相信「不管這世界上的事多麼令人失望、令人難堪，在艱困之中，總依然有著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作著」。他以台灣為基點，長年關注文藝、思潮、社會與國家，更是鄉土文學最堅定的推手與信奉者。今年7月，尉天驄在家附近步行時，突遭摩托車衝撞。當下昏迷，歷經兩次頸椎大手術後住院，目前依舊復建休養中，祈願作家早日康復，繼續寫作耕讀，將其思學道路不斷展延下去。